

## 永康话 jiǎoyì 怎么写

程煜

浙BA永康钢铁侠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拼进巅峰八强。每当永康队赢球,不仅现场的家乡球迷齐喊 jiǎoyì,朋友圈里也是铺天盖地的脚意或脚义或骄意或骄逸或骄溢或矫意甚至交易。

永康人都懂常说的 jiǎoyì,明明是同一个意思、同一种读音,写法却五花八门,这种混乱,也可能成为大家书面交流的障碍。笔者认为,永康话的传承不仅要讲得正,也要力求写得正,那些只要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不考虑字义,或只顾字义不顾读音的写法都是草率的,容易让珍贵古老的方言文化断了根和魂。

那么,jiǎoyì究竟该怎么写?

方言正字是一门学问,据悉大致有几条原则:有本字的用本字;无本字的从俗从众(按约定俗成);有音无字的借用音义皆贴合的其他字;尽量用规范、常用的字,避用繁体字、异体字、自造字。何谓本字?就是方言口语在古代文献里最早、音义最匹配的字(词),比如在《广韵》《集韵》《说文》等经典字书、韵书里有收录,且最好在古籍里找到实际用例。如果相邻或同系方言中也用这个字,那可信度就更高。

其实,市文史馆文史研究员陈春萍曾专门撰写美文探讨 jiǎoyì,颇有反响。她说几位资深方言老师考证认为 jiǎoyì 的写法是昭懿,《旧唐书》中有孝理昭懿句,意思是孝道光耀美好。对这种解读,多位网友(貌似多为女网友)留言表示爱了,如昭懿这个词太美了,绝对正确,妙不可言,无可超越,是我听过最美最有深度的方言解读,但评论区也不乏观点认为这一写法过于牵强,或认为不符合

音韵规律,看不懂(不通俗)属于戏说等。可见昭懿说并没有得到公认。

而且,虽然文章提到了昭懿的实际用例,但笔者查询《金华方言词典》《吴方言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未发现其他方言的印证。那么昭懿是否合乎永康话 jiǎoyì 含义和读音呢?

jiǎoyì 的意思,不外乎厉害、能干、有出息,跟永康话另一常用词手段大致同义。当然,结合特定的语气和语境,jiǎoyì 也可用来反讽批评那种狂妄胡来的人,比如,一个依闯红灯横穿还弹步弹步,真 jiǎoyì,但 jiǎoyì 的本义为褒义词无疑。据此,贬义的写法可以排除,比如骄意、矫意、焦意。至于脚意,脚只是音合,意思离 jiǎoyì 太远。而昭懿的意思是光明美好,考虑到汉语中常见语义引申现象,可算是义合。

音合不是说读音必须完全相同,但要符合语音的演变或对应规律,当然允许合理的变调甚至讹变。比如,着义,着 zháo 在永康话里读 jiáo,没有问题,但义不读 yì 了,意思跟 jiǎoyì 也不搭。交易则音义都不合。至于昭懿,昭在永康话中读 jiáo,问题不大。问题在懿,它是声旁是壹,永康话读音应与壹一相同,而不是读 yì!这或是网友说昭懿不符合音韵学的原因所在。

笔者搜索还发现,古文中有噉(同皎)绎 jiǎoyì 一词,形容音节分明、延续不断,也属褒义。但如果作为方言写法同样未见字、韵书和其他方言支持。且考虑到绎的声旁与译、驿相同,在永康话里也不是读 yì,音不合。

## 一棵老樟树

宋扬

老樟树很直,长到十来米才横生出弯曲的大枝,大枝又横七竖八长出小枝。小枝杂,樟叶便密匝匝蓬松了一头。这造型其貌不扬,与村庄的其他树木别无二致,但因为池塘边只有它一棵树,而且它的后面有一幢非常漂亮却无人居住的别墅,所以,它显得格外清幽,清幽中似乎带上了某种忧伤。

别墅的主人是三兄弟,三兄弟在建筑工地上从泥水工做起,做成了企业家,开建筑公司,开星级酒店。前些年,三兄弟的爹妈还在,三兄弟请了远房表姐给爹妈当保姆。每到节假日,老樟树下的水泥坝上总会停上几辆豪车。显然,三兄弟携妻带子回来了。后来,老太太走了,三兄弟把老头儿带去了省城。据说,老头儿的身体状况已不容许他独自生活。也不知道三兄弟把老父亲带在身边,还是把他送进了养老院。总之,曾经喧嚷扬扬的别墅突然冷清了下来,那棵老树似

乎也失宠般萎靡了许多。我从落在坝上无人清扫的落叶读出老树的落寞,就像看一个无心也无力再修边幅的老人。

老樟树上,村庄熹微的晨光中,有麻雀叫出了清早的第一声,一场鸟雀的演唱会就此闹腾开来。鸟雀没有老宅、老樟和我那般伤感,依然在树枝上蹦跳,叽叽喳喳叫。也许,它们早已深谙大地上变与不变的自然规律。人可以搬离村庄,树却是走不掉的。树在麻雀的窝就在,就如村庄里的那句老话:娘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树是麻雀的依靠,那幢别墅却不是三兄弟永远的依靠。那一刻,我恍惚觉得,那幢华丽的别墅,从此徒有其形,空空如也。

我端了小凳子,在池塘边钓鱼,阳光从老樟树的密叶间疏疏朗朗透下来。再仔细点,我听见鸟雀的乐音中,夹杂了老樟树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晃的哗哗声,一阵稍大的风来,它们便簌簌如雨。隆冬的风是

值得一提的是,永康方言研究者徐诚的《永康话字典》里 jiǎoyì 写作着意。普通话里有着意 zhuóyì 一词,意思是着力、刻意、精心、仔细,不合乎永康话 jiǎoyì 的音义,如果作为方言写法同样证据不足。不过,据《永康话字典》,永康话里读 yì 的字只有亿、忆、绎、意、臆5个。换言之,此外其他的溢、益、异、易等字的永康话都不读 yì (具体怎么读大家自行请教永康老人),因此都不应成为 jiǎoyì 中的 yì。

那么,到底要怎么写才行?其实,笔者也没有发现符合前述所有正字原则,能让大家没有争议的写法。但我猜想,jiǎoyì 这个或许是永康特有并且常用的方言词,可能就是属于没有本字的情况,千百年来只是口口相传。现在如果为了永康话的记录传播,不妨以音义皆合为前提,推选一种通俗使用的写法。比如,本人建议可考虑昭意或照意(字面意为如意),毕竟那5个字中,最匹配 yì 的,似乎还得是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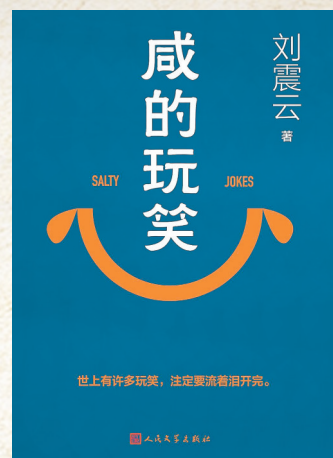
当然,语言文字包括方言用字,假如没有官方统一规范和强制推行,也只能任由大众用口和手投票,让最有生命力,最 jiǎoyì 的读法、写法在时间淘洗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存在。只要约定俗成,哪怕音义不合,以讹传讹也不是问题,就像电饼铛,如果你按普通话的注音读电饼 chēng 而不从众读电饼 dāng,不仅会让很多永康人一愣,而且还有被侧目、被嘲讽装或酸的风险。

那么,以上关于 jiǎoyì 的种种版本,你选哪一种?在此声明,昭意、照意均属个人建议,仅供参考,据此书写,风险自担。

最后的入殓师,它带走老樟树上最后一根枯黄的叶子。并非不朽,而是陨落与新生同步悄然发生,这是老樟树这种常青树区别于落叶乔木的秘密。在村庄人浑然不觉间,它们已悄然完成新旧叶片的接力。生命在消失中新生,有新生就有希望。生命周而复始,亘古不息。

老樟树把一生的沟壑都长在脸上,任谁看了都会想起两个字:沧桑。那些沟壑,淌过从天而降的雨水吗?淌过被太阳晒出的汗水吗?淌过从树心深处涌出的泪水吗?摇晃的樟叶不会告诉我答案,路过村庄的风也沉默。轻轻一抠、一掐、一捏,曾为树心遮风、挡雨、防晒、保温的树皮,立即成丝成粉。老樟树是偏心的,它并没有给予树皮更多养分,哪怕更多的一点点水分。但是,就是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施与,也让树皮心甘情愿把对老樟树的守护坚持到底,那是树皮对树心的情义。

## 好书推荐



## 《咸的玩笑》

这是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杜太白在三次命运的玩笑中,从中学教师沦为红白喜事主持人,最终成为街头小贩的人生跌宕故事。故事发生在刘震云笔下的延津宇宙中,通过独特的嵌套结构展开。作为中心部分的题外话,以杜太白的经历为主线,串联起县城的剃头匠等市井人物,而开篇的正文一讲述山东泰安的苦孩子长顺(智明和尚)的故事,结尾的正文二则聚焦泰安一家名为知味社的小饭馆。这三个看似独立的部分,通过人物命运的迁徙构成了血脉相连的暗流,形成一种结构上的咸的玩笑。

本书艺术特色鲜明而深刻,集中体现在其极具实验性的嵌套结构、悲喜交融的含泪幽默、以异彩与活扣为核心的深刻文学意象,以及质朴精准的白描语言上,构建了一个既荒诞又真实、既苍凉又温暖的文学世界。



##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

本书讲述了在城市缝隙中生活的野生动物的故事,它们在城市生态的变动中改变着生存策略,不仅为自己求得一线生机,还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番景观。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如今担负了更多自然保育任务。本书在提供新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追问和反思。

野生动物挤进了我们的城市,害羞的它们逐渐成为城市自然的成员,在钢筋、混凝土和沥青之间寻找立足之地。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在城市与人共处?伯恩哈德·凯格尔带领我们在城市的大自然中探险,重新认识了屋里屋外的野生动物。有的刚搬进城市,有的甚至和我们相处了上千年。这本书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

融媒记者 王伟建 整理